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一百十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　�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芾雙

稗編卷一百十五

明　唐順之　撰

兵二

唐兵制　歐陽脩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来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茍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

足稱焉葢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葢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葢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兵悍

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率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紀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為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自髙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為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燉煌公為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

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揺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别將居歳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

主一人以檢察戸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䭾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

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鐮二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横刀礪石大觹氊帽氊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䂍手步射每歲季冬閲武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宫六率

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别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疋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閲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間留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玄宗開元六年

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為之

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隷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陜虢汝鄭懐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尺以上不足則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四

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為及第諸軍皆近營為堋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

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絶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

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范陽河東關内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劒南嶺南江南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

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

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葢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俱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

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己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刼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晋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

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為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

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復擇馬射為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為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内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初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

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寖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召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帯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

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徼廵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

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陜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陜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陜朝恩舉在陜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

苑中自是寖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歴四年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隷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隷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為神策虞侯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没產為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資多横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為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

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資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儒子於是豪富家緣為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

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
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
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葢以大制小十
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内
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
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悉
能為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流
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

赴難遂為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輙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師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自肅宗後北

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
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
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
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
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
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
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
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

故當時京尹縣令皆為之歛屈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彊少畏十二年以宦官竇文瑒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焦希望為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遥隸神策軍

廪賜遂羸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内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廵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遂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遂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廢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

五十四都離為十軍令孜自為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為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鐬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為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諲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

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
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
瓘景宣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
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
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出幸莎城石
門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
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將之三年茂貞
再犯闕嗣覃王允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

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為控鶴排馬官隷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宫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諸都頭李筠帝恐為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為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刼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彦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

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為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

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脩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黄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内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

原十六衛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

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内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為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蹈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内當其居内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趍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

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披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雅亦不可使之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

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内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强寇矣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燼萌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内則篡卓莽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内

不募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人嚚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絶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傑愎敦者則挠削法制不使縳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别館或

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来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設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宋兵制　　兩朝國史

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往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强者得以專土叛涣河北兵最强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處頗雜耕戰僖昭閒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軍悉黥面為字以識軍號訖今遵其制五代以來境壤兵少然習用為常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克淮甸有東南之

漕京師倉廪稍實得以聚兵為强幹之術宋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内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兵於京師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于官帑庾充牣得以贍給而備時使其邊防外藩鎮須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其京畿諸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糧兵馬許挈家屬以往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駐代還即復舊所舊制除軍衛外諸州兵上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末稍增其美名至國朝初平僞國合併所得兵別為軍額其

願歸農者解其籍或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有餘則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數而無常焉凡召募兵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遣吏部送闕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便坐隸諸軍其自下軍而升入上軍者自上軍而入諸班直者皆臨軒親閱每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

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而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遞補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率有口糧

請歲入以定兵額　韓琦

嘉祐七年宰相韓琦言祖宗以兵定天下凡有征戍則募置事已則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邊雖號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預備之一旦邊陲用兵水旱相

繼卒起而圖之不可及矣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貴踊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西廣而易供設其數多得强幹弱枝之勢祖宗時就糧之兵不甚多邊陲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深而其費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権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以可贍之數立為定額額足罷募闕即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畸零

則省併之既見定額則可以定其路馬步軍一營以若干為額仍請覈見開寳至道天禧慶歷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寳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方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備預也慶歷之兵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奏開寳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

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歷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前所募兵寖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為定額

軍政

林駉

甚矣軍政不可一日廢也夫聚天下不逞之人而授以兵家不仁之具其氣咆哮而難制其心頑獷而難服非法足以束其心恩足以效其死威足以制其生死之命則百萬熊羆錚錚佼佼安能入吾奔走之下哉嘗觀三

代而下而能得制兵之道者惟漢可取其卹兵也寬其待兵也嚴其制兵也整肅其召兵也周密夫卹之以寬則人知自勉待之以嚴則下知自戒制之以整肅則無玩意召之以周密則無姦心是以終漢之世晏然無事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吾觀從軍有勞後得以復除亡士過多將軍有譴金布著令尤恤死事羽林既死特錄孤兒其恤兵也寬矣然加功增級者幕府已察亭徼不

治者出警必罰捕降為虜者詔書加詰逗撓者有誅後期者有誅畏懦者有誅其待兵也嚴矣以制兵之意言之則京師之兵僅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為過多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上下之相維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爾縣之令長丞尉何預而必欲俱會欲上下之相察也伍符素備以正什伍游徼亭長以防盜賊其整肅何如哉以召兵之意言之始用羽檄以召天下之兵後用虎符以合郡國之信膠西欲擅發兵而弓高詰之自圖

嚴助以節發兵而郡守拒之不從其周密又何如哉葢
高帝出入兵間熟究利病其為四百年之規模遠矣至
我國家本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為重也然承五代破
碎之餘其紛紛謀亂皆無賴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下
聚以為兵其所以隄防制御之術不得不曲防周慮厚
祿以畀之重罰以警之明法以節之分權以防之列聖
相承緝熙燕謀其視漢家之法又遠過矣伐蜀名帥超
授醲賞典兵舊臣皆蒙厚祿備邊諸將悉予市租若寛

矣然王仁贍之貪慾則下之吏議潘美之驕伐則警以匣劍又未嘗不嚴也此待將帥然爾御龍扈從特命增給沿邊戍卒時賜絹襦巾履端布出自特旨緡錢薪炭或行泛恩若寛矣然武雄之肆掠則百卒竟誅川班之妄訴則全軍俱廢酒坊之兵士作過則罪及主將又未嘗不嚴也此特士卒然爾不特此也軍士衣不得過膝葱韭不得入營無侈心也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無非念也營在城西者糧在城東營在城東者糧在城西

無怠志也其制兵之意可見其整肅也又不特此也三
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
握兵之重其召兵之意可見其周密矣皇朝之制大臣
平章先軍而後國羣臣出守先軍而後州庫曰軍資監
曰軍器官曰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故其恤之
寬待之嚴制之以整肅召之以周密無不置其慮者宜
也愚敢以祖宗之政望今日不但以漢之政望今日

元兵制　　　　　　元　志

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畧然自太祖太宗滅夏剪金霆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即位平川蜀下荆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為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為萬户千夫者為千户百夫者為百户世祖時頗脩官制内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户之下置總管千户之下置總把百户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

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戸佩金虎符符趺為伏虎形首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戸金符百戸銀符萬戸千戸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戸老病萬戸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特默齊軍蒙古軍皆國人特默齊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

備戰闘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軍丁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為正軍戶餘為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為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軍至十五免或取匠為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圖嚕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

既平嘗為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為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乣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葢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

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達爾罕軍其名數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閲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内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論將權　林駉

古者典兵之職分為將者無吝權後世典兵之職專為將者多貪權夫有攻取之將有守衛之將攻取之將出入於行伍之間及奔走於矢石之下兵無常聚將無常

職固無徘徊吝權之意守衛之將從容於殿陛之際循徼於朝夕之頃兵有長守將有專權易有負固要上之心古之聖人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甚微矣是故兵非不聚也而不得以調其兵權非不專也而隂有以制其權此成周盛時周廬清肅王宫尊嚴而無意外之虞者有由也夫何漢唐之慮不及此耶甞觀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

三百有二十八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耕蓋庶人在官者也夫宿衛有常兵虎賁有常守似若漢唐禁衛之制然攷之書稱太保仲桓南宫毛俾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于釗是齊侯有握兵之重而不敢發兵太保有發兵之權而不得握兵事權相維彼此相制初何害其宿衛之有常守哉嗚呼二兵至末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是以兵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為謀也審矣至漢以南北

軍為重唐以北禁軍為重故國命實係之平居無事之時初未見其為利害倉卒患難之際一舉手伸縮則輕重隨之此無他握兵發兵之權皆歸一人則職之專者驕之府勢之窮者厲之階此其理之必至也周勃之平諸吕必藉南北軍以誅之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吕産蓋懼兵權之相敵是漢之所恃以弭亂者惟南北軍為命耳文帝之承大統亦藉南北軍以鎮之是夜即令代邸舊人張將軍兼領其權是漢之所恃以服衆者亦惟南

北軍為重耳嗚呼南北軍之在漢也如此夫何一移於權臣再移於外戚而漢事去矣霍氏內領尚書外領軍馬而又使其子為奉車都尉領胡越兵其壻為東西衛尉領宿衛卒啟異日之邪謀特以將兵之權足恃矣王氏兄弟根據世掌兵柄羊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以特進領城門兵莽則始以右將軍兼衛尉後以大司馬領軍事卒移漢家之鼎璽亦以將兵之權得專矣此漢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召變也武后時武攸宜歷左

右羽林將軍總禁兵十年后之意葢有在也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於是以彦範敬暉為左右羽林故能集事使禁兵尚在諸武之手則柬之無所措其謀韋后欲圖不軌以從子從弟分領左右羽林亦武后用武攸宜之意也𤣥宗時為臨淄王引軍夜起乘其不意斬韋播等羽林之軍相率而應之故能以有功使播等尚得以抗衡則臨淄王安得定其難嗚呼此禁軍之在唐也如此夫何一變於宦官再變於方鎮而唐業微矣魚朝恩

專神策之兵劉國珍任大帥之權兵要政機勿使叅預
蕭復言之而不見聽神策禁兵乞付大臣柳伉言之而
不能用西頭之勢乃重南衙高元裕言之而不能行終
唐之世北軍事權一出閹官予奪廢置自如其意及
崔昌遐召朱全忠之兵以制之而唐亦亡此唐典兵之
職專而將得以稔禍也夫總熊羆佽佽之衆據虎豹岩
岩之關其志易至於縱肆其權易至於震慄非分其權
奪其志默制於冥冥之中又安能入吾鞭笞駕馭之術

哉漢之南北軍唐之北禁軍既即周人虎賁宿衛之意
周人分其職於調發之時漢唐禍亂職於出入之頃此
漢唐禍亂相繼不及周之遺意也遠矣方漢之用周勃
宋昌唐之用東之臨淄王權宜濟事已非漢唐之獲已
況時變事易漢之所典者權臣外戚唐之所典者宦官
小人無怪其事勢之迭變也噫復成周之美意革漢唐
之陋政未嘗不嘆我藝祖之遠謀然嘗攷二司之顛末
遡三衙之源委而熟知其故矣侍衛司始於梁其名易

世而後定而都指揮則方鎮之軍校號也殿前軍始於周簡天下猛士為之而都點檢則實位指揮使之上也漢周以来職位隆重史弘肇之領宿衛也内與鈞樞相抗衡外領節鎮凌虐官吏李重進之領宿衛也陰懐異心自相猜忌異時勢窮猶敢跋扈噫五季失圖國威不振獷然自肆可也大明當天䰟魅聲伏剗我藝祖籌之久矣其建隆二年也韓令坤平重進而歸表解軍職延昭賀長春而来又表解軍職而點檢之職臣下避不

敢居於是天子之朝綱振矣開國謀臣一言悟主杯酒從容轉移間耳曩之侍衛指揮去而之天平曩之侍衛虞侯去而之鎮寧曩之殿前點檢曩之殿前指揮又去而之歸德之忠正間雖遥帶軍職而兵權實不在焉非心邪念氷釋雲散而如石如髙如魏歸鎮幾二十年功名保全老死牖下此豈無所自来哉自時厥後軍政一新兵之符籍雖在三衙兵之號令實在樞密其在三衙也即周命齊侯之意其在樞密也即周命太保之制分

司散主體統聯屬使漢唐以来二千餘年間紛紛之變一旦盡去嗚呼藝祖之規模遠矣哉

論宿衛　　真德秀

古者内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視朝而受郎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袁盎攬轡之諫蓋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為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乗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為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媟慢

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葢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玩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鞠躬屏息摺笏奏事畢畢而前數語即退而所與游處親密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況賢良方正之士脫迹草萊而觀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重瞳之晬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隔而情意日疎等威嚴而震

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讜乎然則賈山所言願少弛擊狐伐兔之事而求立經陳紀之計誠為至當之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夫所謂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陳以劘切上躬耳今反為人主宴游射獵所蠱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豈以日侍游獵

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乎

元宿衛

太祖功臣博勒呼博爾濟穆呼哩齊拉衮時號都哩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集賽之長集賽者猶言番直宿衛也凡宿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勒呼領之為第一集賽即伊克集賽博勒呼早絶太祖命以布色部代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伊克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亥子丑日博爾濟領

之為第二集賽寅卯辰日穆呼哩領之為第三集賽巳午未日齊拉衮領之為第四集賽齊拉衮後絶其後領集賽常以右丞相之凡集賽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第所當為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為一品官而四集賽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然不常設也其他預集賽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飲食文史軍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

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内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弟無改非甚親信不得預也其集賽執事之名則主弓矢鷹隼之事者曰浩爾齊實保齊齊哩克齊書寫聖旨曰扎拉齊為天子主文史者曰筆且齊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囉齊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伊勒都齊和托齊司閽者曰巴勒噶齊掌酒者曰達喇齊典車馬者曰烏拉齊摩哩齊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曰舒古爾齊牧駱駝者曰特默齊牧羊者曰和尼齊捕盜者曰呼喇噶齊奏

樂者曰呼喇齊又名忠勇之士曰巴圖爾齊勇敢無敵之士曰巴圖其名類葢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勞侍從執事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集賽之制而領於集賽之長若夫宿衛之士則謂之集賽台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名數甚簡後累增為萬四千人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庭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衛諸軍於是為尤親信者也然四集賽台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鄂爾多其宿衛未嘗

廢是故一朝有一朝之集賚總而計之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敝於此焉

稗編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一百十六　　明　唐順之　撰

兵三

宋義勇 民兵　　宋　志 後同

慶歷二年籍河北彊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揀十之七為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揀籍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為城守之備誠能令

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領以時閲習寇至即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内得勁卒二萬既無冗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效而或謂民兵秖可城守難備戰陣非通論也但當

無事時便分義勇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内亦揺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或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況河北河東皆邊州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閲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為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為近之後廢

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練簡與唐府兵何異陝西嘗刺弓手為保捷河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天子納其言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是時諫官司馬光累奏謂陝西頃嘗籍鄉弓手始諭以不去鄉里既而涅為保捷正兵遣戍邊州其後不可用遂汰為民徒

使一路騷然而於國無補且祖宗平一海内曷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反諸將覆師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閱教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虚數也閱教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盍州縣承朝廷之意止求數多閱教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有節莫

不以為真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戲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鋭今既賦斂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籍其身以為兵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為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刺之民乎又言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益帝弗聽於是三路鄉兵唯義勇為最盛

義勇分番

帝嘗問陳升之曰侯叔獻言義勇上番何如王安石曰此事似可為但少須年歲間議之升之曰今募兵未已且養上番義勇則調度尤不易安石曰言募兵之害雖多及用則患少以民與兵為兩途也十二月帝言義勇可使分為四番出戍呂公弼曰須先省得募兵乃可議此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不然無補也帝以

為然曰須預立定條法不要宣布以漸推行可也兩府議上當或以為一月或以為一季且令近戍文彦博等又言難使遠戍安石辨之甚力

論擇帥以練民兵　李德裕

古之有國者戡亂定功未嘗不以兵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霸皆以德為主而以兵輔之自戰國秦漢以後兵尤重其國之興亡視其兵之强弱與其措置之術如何耳然古者兵農不分無養兵費而有用兵之實至

唐兵制凡三變其初府衛之制最為近古府衛之法壊而為彍騎彍騎法壊變而為方鎮之兵至五季始盡黜以為卒伍而兵農之分不可復合乃有養兵之患國家建都兵悉屯於京畿更戍郡邊以虎符出納其分布於諸路有隷將兵有不隷將兵當熈豐盛時合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不在數焉自熈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没者又半之而靖康間

金人再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初勤王師萃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大半皆良兵而朝廷不復掄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建言乞募兵於河北關中京西東合十餘萬更番以衛行在既遣使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既復為金人之所蹂踐而東南之人類多孱弱未知於何所取兵而可也既稍復方鎮之制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

郭各隨其宜剗刷官田如户絶天荒屯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法明其勸沮假以歲月庶幾足兵然其要在於擇帥臣以總之帥臣得人則法不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足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弱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之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為陣遇險則制衝冒䟺用精銳居一年間廣場羅兵三萬

以是威震北方李抱貞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刓乃籍户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介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而李德裕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蕩無孑遺瘢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料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遺獰耄什三四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

於浙西縣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戸三取一人使習戰貸他役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曰南燕保義保恵兩河慕義左右連弩其士曰飛星鷙擊竒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二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南由是觀之擇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假以權柄寛其銜勒使得盡心而已或謂方鎮增募兵之數則養兵之費何以給之殊不知國家屯重兵於畿甸故嵗漕東南六百萬斛及四方錢帛於京師州郡租僅足以辦上供猶有不足

者今畿兵寡矣而方鎮之兵稍增正當量養兵之費損正供之數以給之胡爲而不可事固有時而變通者正謂此也若夫團給民兵人見巡社之法不可行遂以謂民兵之不可用於天下然巡社之法可行於西北不可行於東南當斟酌其宜使民樂於從命耳

論民兵之利　羅大經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

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絶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葢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鬬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縁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彊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閲於縣春秋閲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

空虚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畧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户故也張宣公帥荆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

共父皆嘗有此論眞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以為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糧此閤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伏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保甲議　　宋　志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内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

保長十大保保為一都保選為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應主客户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内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

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絶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畿甸遂行之五路以達于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隷官期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疎遠近為等騎射校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一等保明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

一月馬藁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精願候閱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並聽都副保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藝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彈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以聞其恩視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充都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輒強率妨務者禁之吏因保甲事受賕歛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管配隸告者次第賞之

命官犯者除名時雖使之習武備而未番上也五年判
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户數以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
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未敢輒議願下
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司農具為令於是詔主户保丁
願上番於巡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依番代之月給口
糧薪菜錢分番巡警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
一統領之都副保正月各給錢七千大保長三千當番
者毋得輒離本所捕逐劇盜雖下番人亦聽追集給其

錢斛事訖遣還毋過上番人數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檢司量留廂界給使餘兵悉罷應番保丁武技及三等已上並記于籍遇歲凶五分已上者第賑之自十五石至三石為差十一月又詔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檢司法六年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凡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契是月又詔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毋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內荆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事令監司度之後惟全部

土丁邕欽峒丁庋東槍手改為保甲者則肄馬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彊壯緣邊弓箭社係籍者上廵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解發詣京師閲試命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人五路及一萬五千人各許解發一人九年樞密院請自今都副保正義勇軍校二年一比選縣考其訓習武藝及等最多捕察而盜賊最少者上于州州上所轄官司同比較以聞或中選人多則擇武藝最優者額

外尚有可解發者則第其次為之旌勸第一次則縣籍記姓名犯杖以下聽贖第二次以等第賜杖子紫衫銀帶犯徒罪情輕奏裁累及三次者降宣補之給馬及芻菽五路義勇軍校二千解發毋得過三人保甲都副保正之解發者亦以二年府解六人河北河東各四人永興秦鳳等路七人都保指揮使與下班殿侍副保正副指揮使與三司軍將正副都頭與守闕軍將並賜衣及銀帶銀裹頭杖給馬有差元豐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

集教大保長法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閤門使狄諮
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場十一
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
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
以八斗九斗十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
石為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為二等其材力超𢤱者為出
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
楪酒醪以為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

保長為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為騎二為弓三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以封樁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録用能者餘賜金帛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

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賞為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閲率以近臣挾內侍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畨次藝成者為序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勇悍介遼夏間講勸宜不可後詔賜緡錢十五萬時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云保甲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皆以為不便而安石主議

甚力帝卒從之今悉著其論難使來者攷焉帝常論租庸調法而善之安石對曰此法近井田後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不善今亦無不可為顧難速成爾及帝再問則曰人主誠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并之人則人自不敢保過限之田以其所謂利者制法而加於力耕之人則人自勸於力耕而授田不能過限然此須漸乃能成法使人主誠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患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

不避若人主無道以揆之則多為異議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帝謂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則曰今義勇土軍上番供役既有廩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法亦自可為第義勇皆良民當以禮義奬養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閱而縻費也使之運糧也三者皆人所不樂若更毆之就敵使被殺戮尤人所憚也馮京曰義勇亦有以挽彊得試推恩者安石曰挽彊而力有不足則絶于進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濫

初非勸奬使人趨武事也今欲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害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則俗可變而衆枝可成臣願擇鄉閭豪傑以為將校稍加奬拔則人自悅服矧今募兵為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況不至如此費官禄已足使人樂為哉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則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矣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及此輩此乃先王之法社稷之長計也帝以

為然時有欲以義勇代兵者曾公亮以為置義勇弓手漸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誠然第今江淮置新弓手適足以傷農富弼亦論京西弓手非便安石曰揆文教奮武衛先王所以待遠邇者固不同今處置江淮與三邊事當有異帝又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慶歷數減矣因舉河北陜西兵數慮募兵太少又訓擇不精緩急或闕事安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臣屢言河北舊為武人割據內杭朝

廷外敵四鄰亦有禦契丹者兵儲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戸口蕃息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施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廩然固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即誠無以待急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謂儻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彊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在關中則為彊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足待四方

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為又可令入衛則不患本不強韓
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為難文彦博曰如曹濮人專為盜
賊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無應募皆暴猾無賴
之人尚不以為虞義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戶為將尉豈
當復以為可虞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
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
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
條制以漸推行彦博等又以為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

石曰前代征琉球討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臣情偽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為用不患無將帥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為用矣安石對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變

革帝曰密院以為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疎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開封鞫保户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恐其貧乏艱於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去也往者冬閱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来兵農為一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

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為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令立法一聽民便爾且府界素多羣盜攻刼殺掠一歲之間至二百火逐火皆有賞錢備賞之人即令保丁也方其備賞之時豈無賣易衣服以納官賞者然人皆以謂賞錢宜出於百姓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罷械未有損也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産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産則

怨矣帝嘗批陳留縣所存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千五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黄不接之際貧下客丁安能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垜又自辦錢糧起鋪屋每保置鼓遇賊聲擊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賊鼓在乙家則無緣聲擊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少可速指揮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盜賊餘無得施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以傳惑徙之戍邊是以父子聚首號泣

者非虛也安石進呈不行帝謂安石保甲誠有斬指者此事宜緩而容安石曰日力可惜帝曰然亦不可遽恐却沮事安石曰此事自不敢不容權知開封府韓維等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祥符等縣已畢其餘縣乞候農閒排定時府界諸縣鄉民或自殘傷以避團結安石辨說甚力時曾孝寬為府界提點榜募告捕煽惑保甲者雖甚嚴有匿名書封丘郭門者於是詔重賞捕之安石曰乃者保甲人得其願上番狀然後使之宜於人

情無所驚疑且令居藏盜賊及為盜賊之人固不便新法陛下觀長社一縣捕獲府界劇賊為保甲迫逐出外者至三十人此曹既不容京畿又見捕於輔郡其計無聊專務煽惑比聞為首煽惑者已就捕然至京師亦止有二十許人以十七縣十數萬家而被煽惑者才二十許人不可謂多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勢率衆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今聯十數萬人為保甲又待其應募乃使之番上此乃以陛下矜恤之至令保甲番上捕盜若任其

自去来即孰肯聽命若以法驅之又非人所願且為天下者如此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今輔郡保甲宜先遣官諭上㫖後以法推行之帝曰然一日帝謂安石曰曽孝寛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駰趙子幾使駰驗問乃民因斲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為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

保甲非特除盜因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為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税上番代廵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奬之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恭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保甲恐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曰陛下誠能果斷不恤人言即雖團結指揮亦無所妨然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為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名為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大急即

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為上策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馮京曰義勇以有指揮使指揮使即其鄉里豪傑令復作保甲令何人為大保長安石曰古者民居則為鄉五家為比比有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即閭胥伍司馬即比長第隨事異名而已此乃三代六鄉六軍之遺法其法見於書自夏以來至周不改秦雖決裂阡陌然什伍之尚如古制此所以兵

衆而彊也歷代唯府兵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憲而乃
守五代亂亡之餘法其不足以致安彊無疑然人皆恬
然不以因循為可憂者所見淺近也安石又奏義勇須
三丁以上請如府界兩丁以上盡籍之三丁即出戍誘
以厚利而兩丁即止令於巡檢上番如府界法大畧不
過如此當遣人與經畧轉運司及諸州長吏議之及訪
本路民情所苦所欲因以寓法帝曰河東脩義勇彊壯
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隐括丁數若

因團集保甲即一動而兩業就今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保甲即分為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

不復有如嚮時扳起為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之彊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彊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亡命彊梁之人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安石曰以兵彊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彊方其能剛彊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彊爾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芻糧之費當預為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

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内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彊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為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為上言今河北義勇雖十八萬然所可奬慰者不過酋豪百數十人而已此府兵之遺意也帝以為然令議其法樞密院傳上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慮太促無以精武事

其一月為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月當番若須一月即番愈踈又昨與百姓約十日一番今遽改命恐愈為人煽惑宜俟其習熟徐議其更番且今保甲閱藝入等勸奬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當必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勸心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䟽乞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塲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闗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堽除草為兵聚之教塲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

廢也自唐開元以来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皆戎服執兵奔驅田野者舊歎息以為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擾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来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潋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屬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

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騎射為業以攻戰為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大半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敵人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

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廵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廵檢兼掌廵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為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刼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来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猖熾

已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向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開拓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有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

要靜守疆埸勿令騷擾此葢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生民中外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葢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彊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

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户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令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缺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彊者充或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中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為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為盜亦不能為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召募不足且即

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老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五月以光為門下侍郎光欲復申前說以為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是時資政殿學士韓維侍讀呂公著欲復上前奏先自進呈乞罷團教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舊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其差官置場排備軍器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令樞密院三省同立法後六日光再上奏極其

懇切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已得指揮保馬別議立法九月監察御史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葢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尚存官司則所以為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陛下所不知也此皆姦邪遂非飾過而巧辭彊辨以欺惑聖聽將至深之病畧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非至誠為國家去大害復大利以便百姓為太平長久之計者也此忠義

之良心所以猶抑奸邪之素計所以尚存天下之識者皆言陛下不絶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屛羣邪太平終是難致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數事則天下之大體無虧陛下高枕而臥矣十月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逐縣監教官並罷委令佐監教十一月巖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

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為三月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終在今以臣之所見者為陛下言不敢隐其實以欺朝廷亦不敢飾其事以罔成法夫朝廷知教民以為兵而不知教之大苛而民不能堪知别為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一日用之有不能如吾意者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難不足以為苦而覊縻之虐有甚焉覊縻不足以為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

鞭笞不足以為苦而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
罷方幹方營而去此羈縻之所以為苦也其教也保長
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
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
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恨
不得死此鞭笞之所以為苦也創袍市巾買弓緜箭添
弦換包指治鞍轡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緝架僦椅卓圍
典紙墨看定人雇直均菜緡納楷粒之類其名百出不

可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都副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婚姻喪葬之問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要求過於城市飲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即以藝不如法為名而捶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貪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為甚苦也又有逐養子出贅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其指炙其肌膚以自

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所出當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其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何如也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埸教騎終日馳驟往往饑羸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笞責之

害或因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為百姓之擾者也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戰而不聞其有此者因人之情以為法也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獸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臣覩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

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
愚頑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
蓋激之至於此極爾激之至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
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而圖安静夫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一月之間併教三
日不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
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巡教官一以隸州
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之每俟冬教於城下一邑分兩

番當一月起教則與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庶使百姓得以優游治生無終年逋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爭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以省多事以為生靈安樂之惠以為國家安靜之福又乞罷三路提舉保甲錢糧司及罷提舉教閱及每歲分保甲為兩番於十一十二兩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京師遣官視教止令安撫司差那使臣為便並從之

元祐元年正月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乞罷團教其教閱器械悉上送官仍立禁約閏二月詔河北河東西路永興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兼提舉保甲並依提刑司例各為一司三月王巖叟劾狄諮劉定姦贓狀御史孫升亦言劉定上挾章惇之姦黨下附狄諮之庸材大肆憑陵公行恐喝真定獲鹿之變起於後澶滑之盜作於前願早正其罪於是諮定皆罷與在外宫觀十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

三丁已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史呂陶之請也

論元祐罷保甲不得其道　馬端臨　後同

按籍民為兵古法也雖唐府兵猶然今熈寧之保甲則無益而有害言其無益者則曰田畞之民不習戰鬬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則曰貪汙之吏並緣漁獵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諳者可以教練而能而吏之為姦者則雖加之禁戢而不能止故元祐諸賢議更化而必首欲罷此者以其厲民也今觀呂陶之言以為民之貧富不

係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有幸與不幸遂令人戶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然則豈貧不堪為兵獨富者堪為兵乎蓋所取必五等以上與田及二十畝者非取其堪為兵也特以其稍有資力堪充汙吏之誅求耳蓋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惻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雖良法保甲雖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祐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未能盡去知保甲之當罷而第釋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是猶紾兄臂而

諭以徐日攘雞而易以月法既不能盡革而又不能擯棄斥絶其奉法之人則姑少加末减裁量以殺其毒以紓久困之百姓可也以是為經武彊兵之圖不亦背乎

逃亡併省議附雜議四條　宋　志後同

逃亡之法國初以來各有增損熙寧五年詔禁軍奉錢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舊制三日者死初執政議更法請滿十日帝曰臨陣而亡過十日而首得不長姦乎安石曰臨陣而亡法不計日即入斬刑今當云在軍興

所亡滿三日論如對冦賊律樞密使蔡挺請沿邊而亡滿三日者斬安石曰沿邊有非軍興之所不可一槩坐以重刑本立重法以禁避冦賊及軍興而已帝曰然文彦博固言軍法臣等所當總領不輕改如前代銷兵乃生變安石曰前代如杜元頴等銷兵乃其措置失當非兵不可銷也且當蕭俛時天下兵至多民力不給安得不減方幽州以朱克融等送京師請毋遣克融還幽州煽衆為亂而朝廷乃令克融等飄泊京師久之不調復

遣歸北克融所以復亂亦何預銷兵事彦博曰國初禁軍逃亡滿一日者斬仁宗改滿三日當時議者已慮壞軍法安石曰仁宗改法以来活人命至多然於軍人逃亡比舊不聞加多仁宗改法不為不善帝乃詔增為七日至若省併之法凡軍各有營營各有額皇祐間馬軍以四百步軍以五百人為一營承平既久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一二百而將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少損帝患之熙寧

二年始議併廢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併為二百七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凡撥併者馬步軍營五百四十五併為三百五十五而京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會總畸零各足其常額凡併營先為繕新其居室給遷徙費軍校員溢則以補他軍闕或隨所併兵入各指揮使依職次高下同領帝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廼者銷併軍營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傔從廩

給外計一歲所省為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匹布三萬端馬藁二百萬庶事若此邦財其可勝用哉初議併營大臣皆以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不可帝不聽獨王安石贊決之時蘇軾言曰近者併軍蒐卒之令猝然輕發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必不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樞密使文彦博曰近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事合更張豈憚此輩紛紛耶帝用安石言

卒併營之自熙寧以至元豐歲有併廢四年有詔付趙卨開鄜延路諸軍數出至鬻衣裝以自給可容體量振恤之先是王安石言令士卒極窘至有衣紙而擐甲者此最為大憂而自來將帥不敢言振恤士卒恐成姑息以致兵驕臣愚以為視士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前陛下言郭進事臣案進傳言進知人疾苦所至人為立碑記德士卒小有違令輒殺之惟其能犒賞存恤然後能殺違令者而人無怨今宜稍寬牽拘將帥之法使得用封樁錢物隨宜振恤然後可以責將帥得士卒死力也又熙寧元年詔曰國家置兵以備戰守而主兵之官冗占者衆肄習弗時或誤軍事帥臣安撫監司其察所部有占兵不如令者以聞十月樞密院請陝西河東選三班使臣及士人任殿侍者以為河北諸路指使教習騎軍或言河朔兵有教閱之名而無其實請班教法於其軍久而弗能者罷為廂軍奏可二年

帝嘗語執政並邊訓練士卒何以得精熟安石對曰京東所教兵已精强願陛下推此法以責邊將閒詔其兵親臨閱試訓練簡閱有不如詔者罰之而賞其能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則法行而將吏加勸士卒無不奮勵矣時帝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雱上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稱技巧工匠獨精於元成之時是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邊患內虞賊盜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入充武庫者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為備者臣嘗觀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而已武庫之吏計其多寡之數而藏之未嘗責其實用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夫為政如此而欲抗威決勝外攘內脩未見其可也儻欲弛武備示天下以無事則金木絲枲筋膠角羽之材皆民力也無故聚工以毀之甚可惜也莫若更制法度斂數州之作聚為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專其職且募天下良工散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

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弓尚有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此可見法禁之張弛矣大抵雱為此言以迎逢上意欲安更舊制也其時周士隆上書論廣西交阯事請為車以禦象陣文彥博非之安石以為自前代至本朝南方數以象勝中國士隆策宜可用因論自古車戰法甚辯請以車騎相當試以觀其孰利帝亦謂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乃詔試車法令沿河採車材三千兩軍器監定法式造戰車以進帝慮置監未有實效而虛用材役詔中書樞密院覈實其事令條畫以聞軍器監奏置監以來增造兵器若干為工若干視前器增而工省帝復詰之且令與御前工作所較工孰省驗器孰良王韶謂如此恐內外相傾成俗且往年軍器監檢察內臣折剝弓弩隙由此生令令內臣較按軍器監又如曩日相傾無已帝曰比累累說軍器監事若不較見事實即中外便以為聽小臣譖愬令令得實行法所以

明曲直也安石曰誠當如此若每事分别曲直明其信誕使功罪不蔽則天下之治久矣王韶曰軍器監事不須比較帝曰事不比較無由見枉直安石曰朝廷治事唯欲直而已其後安石卒以辨口解帝之疑而軍器監獲免欺罔之罪

敘宋前後募兵

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諸軍悉黥面為字以識軍號是為長征之兵方其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黥面賜以緡錢衣屨而隷諸籍宋初因之或募士人就所在團立

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
罪配隸給役取之雖非一塗而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
為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當其無事時雖不無爵賞
衣廩之費一有征討則以之立戰鬬給漕輓而天下獷
悍失職之徒皆為良民之衛矣初太祖揀軍中彊勇者
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為木梃天聖元年
詔募兵刺指揮二字家屬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
寡為賞罰於是遠方健勇失業之民悉有所歸紹聖四

年熙河蘭岷路都總管提點熙河蘭岷等路漢番弓箭手司言蘭州金城關欲招置步軍保捷四指揮馬軍番落一指揮從之詔陝西路添置蕃落軍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於永興軍河中鳳翔同華州各置兩指揮並隸住營州軍將下統制訓練委逐路所屬都總管同選官招人初三省密院欲以牧地募民牧養馬久而未集曾布以謂不若增騎兵為簡便兼土兵乃勁兵又諸路出戍者已竭及建此議衆翕然皆以為允帝亦樂從

之畨收租見存者七百萬歲額一百七十萬而十指揮之費二十五萬而已故可與募人養馬之法兼行也㣲宗崇寧四年熙河蘭湟路轉運使洪中孚自河東入覲帝問崇威崇鋭新兵教閲就緒否中孚曰教閲易事也臣不知藝祖取天下之兵與神考所分將兵曽無減損若未嘗減損似不須增畨兵貴簡練不貴多今遽增二軍所費至廣臣不知獻議者於經費之外别有措置或只仰給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議增兵未嘗議費可即罷

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復安於南畝今一旦罷遣強者聚而爲盜弱者轉徙則重朝廷憂不若使填諸營闕無闕聽於額外收管不一二年盡矣帝稱善宣和四年臣僚言竊聞道路洶洶相怖云諸軍捉人刺涅以補闕額率數人驅一壯夫且曳且毆百姓叫呼或齧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會忽遮門大索但長身少年牽之而去云充軍致賣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隸皆避藏恐懼事駭見聞今國家閒暇必欲招填禁旅當

明示法令賚以金帛捐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捉人於途實虧國體流聞四方傳播遠邇殊為未便伏望亟行禁止以弭疑畏時寶籙宮道士張繼滋因往尉氏亦被刺涅事聞手詔提刑司根治欽宗即位詔守令募州縣鄉村土豪為隊長各自募其親識鄉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與進義副尉三百人以上與承信郎募文武官習武勇者為統領行日所發州軍授以鎧甲人給糧半月地里遠者所至州縣接續批支京畿輔郡兵馬制

置使司言諸路召募敢勇効用每名先給錢三千赴本司試驗給據訖支散銀絹激賞若監司知通令佐并應有官人能召到敢勇効用事藝高強及二百人以上者乞轉與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監司郡守州縣官以下應緣軍期事件稍有稽緩並依軍法從之靖康間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黄人黄旗滿市時應募者多庸丐殊無鬬志閏十一月何㮚用王健募奇兵雖操瓢行乞之人亦皆應募倉卒未就紀律奇兵亂毆王健殺使臣數

十人內前大擾王宗漎斬渠魁數人乃定及出戰爲鐵騎所衝望風奔潰殲焉十一月詔諸軍詐效番裝焚刦財物限十日齎贓自首與免罪乃召募潰兵收管給口食焉

評魏公養兵議　　羅大經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旣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

雖税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别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税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旣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録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韣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扑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

各悲哭南畝馬可事賣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多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强果聞寒雨中僵死壞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尸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撫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

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論募兵之非　馬端臨

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来皆然矣秦漢始有

募兵然猶與民兵叅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為募兵夫兵既盡出於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為二矣兵與民為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供養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来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

官則以內兵而刦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地及朱温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祚移於內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為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為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曁一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悖逆王旅所加

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率為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勲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

耳一遇女真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
用屈己講和之下策以成晏安江沱之計及其末也夏
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
自潰於是責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馳倒戈
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多
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
國猶身也手足强壯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
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强

悍而不為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掐其膚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癱瘓之人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為兵其法不過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為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俱出其

閒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為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老兵葢言其賤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衛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散四出反為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可勝慨哉

稗編卷一百十六